康濟錄

四 五

漢書門 類 九二二八 號 七〇 函 二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二二八 號 二九五 函 一一五 架 六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228	
冊數	6（ 5）	
函號	295	55

政書二十二号

共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欽定康濟錄卷之四 一冊

清 錢塘縣監生陸曾禹 著
日本 紀州名草郡奉行日州 小田仲卿 閲

事後之政計有六

事後論 曰事將告竣尤貴幹旋畧有未安終虧撫恤饑年之事務實民命之所關纔得稍蘇瘡痍未起百姓暴露乏食久廢其業居無定所室無完聚朝廷雖有蠲復來歲丁田之詔閭閻尚少目前耕種之需縱使商賈農工盡待給於官府錢米之賑流民災戶咸仰聽於有司安挿之方田究荒蕪業歸怠惰此猶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遠慮爲兆人計長久之道世所宜以古爲鑒率由典常識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廣聖主加惠黎元之意周詳懇摯圖維厥終足國計而釋民愁轉荒歳爲樂歳因計事後之圖亦有六焉是在行之者之無務爲具文可矣

一贖難賣以全骨肉 難去聲

齊管子　魯孔子
漢朝二詔　後魏詔
唐太宗遣使　文宗詔
柳宗元　宋朝三詔
元武宗 憲宗詔　明成祖 鍾化民

齊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九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

謹案 聖王之世可見亦有賣子之人貴乎上之人有以處之耳窮民命在旦夕若不聽其鬻賣必至骨肉相枕而死不更慘乎此聖王所以聽其賣而代其贖不禁其不賣也

魯 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謹案 孔子責子貢之讓金恐曠贖人之典耳可見聖心亦以贖人爲美政矣後之君子曷勿體聖人責子貢之

失求為政之得哉。

漢　高祖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光武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饉及為青徐賊所畧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謹案　此二詔。為貧不為富可一不可再非中和之論也。若免為庶人聽其去留少者空養育於平時壯者徒費銀錢於歉歲設遇再饑其誰復買不遭餡食定喪溝渠豈禹湯鑄幣贖人之意哉。

後魏　高宗和平四年詔。前以民遭饑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較令良家子息仍為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

謹案　古云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若處事稍有不平難言至當良家子息不聽取贖然後以掠人論罪其誰敢議如一無所得盡放還家何以活將來之餓莩今高宗之詔。非兩全之道歟

唐　太宗貞觀二年。遣使杜淹賑恤關內饑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明　邱濬曰。嗚呼。人之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年豐時雖千金不易一稚一遇

凶荒惟恐鬻之而民不售此無他知偕亡而無益也故不若官買之以實軍伍

文宗開成元年三月詔比聞兩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得富家數百錢數斗粟即以男女爲之僕妾委所在長吏察訪聽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購之勿得以虛契爲理

謹案 此詔勿憑虛契歸其所買骨肉有再聚之歡養育無驟失之患使上不代贖而令民自圖者此詔庶幾其可也父母斯民之次法耳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惟務德化先是以男女質錢約子本相當則沒爲奴婢宗元與民設法先令贖歸

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

謹案 人知柳柳州以文章鳴世而不知其以德化民即如贖子女而歸其父母其德之施於民也遠矣羅池廟食有以哉

宋 太宗淳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 ◎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詔前歲陝西民饑有鬻子者命官爲購贖之還其家 ◎ 仁宗慶曆八年二月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謹案 爲雀有群棲之樂人生豈無完聚之歡無如死生在於旦夕骨肉在所難全天子下念窮民悉爲代贖父

子得以永聚夫妻不復分離非仁政之一端乎

元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以大都米貴發廩十萬石減價以糶賑貧民比來民饑有鬻子者命有司悉為贖之

謹案 流落異鄉尤多苦切父母不得相親閭里曾無一識武宗贖其子而還其家猶無子而有子矣發廩賤糶以賑貧民是無食而有食矣非聖朝之盛典乎

明 成祖永樂十一年六月上召行在戶部臣曰人從徐州來言水災民有鬻子女者人至父子相棄窮極矣即驛賑之所鬻為贖還

謹案 骨肉遠離死生難料設遭疾病誰念阽危是不死於饑寒亦半喪於零丁矣天子憫其孤窮而肉之賑而活之在覆載尚有缺陷之時在朝廷絕無生離之衆寧獨受恩者永懷不已即旁觀者亦感激無窮也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詔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軍民先因饑荒逃移將妻妾子女典賣與人者許典賣之家首告准給原價贖取歸宗其無主及願留者聽隱匿者罪之

謹案 官給原價贖其歸宗若不首告罪其隱匿人亦何怨之有使如漢家之竟令放還或以掠人論是以勢而不以理豈君民之道哉

明 神宗萬曆二十二年鍾化民河南救荒疏臣仰體德意

贖還民間荒年出賣妻孥四千二百六十三名皇上全人父子兄弟夫婦之倫離而復合斷而復續骨肉肺腑之親無悲思哀痛之慘矣但贖還之後不知其終保完聚否倘餬口無資後相轉貿如夢中乍會覺後成空思及於此不覺涙下惟帝念哉

謹案鍾御史之善政不一而足即如贖人一種至四千二百餘名饑時不至喪失稍熟得能完聚家而室父而子孰非再造之恩歟

贖難賣總論曰曾聞明李成化乙未科狀元費宏之父捐館資一十二金贖婦還夫狼狽而歸夜聞窻外神人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産狀元爲兒宏果十九而登鄕薦翁生受吏部侍郎之封在貧士尚憐離散居天位何得視爲漠然況其賣也非自作之孽也時當歉歳不賣親人終無生理其意以爲餓死而無救不若活賣而分離後得一見未可知也在買者給其價而衣食之不惜捐費於豐年實欲服勞於後日既生其身且救其家均相有益高下難分但血涙已枯於異地而夢魂猶戀乎家鄕非天子之深仁厚德孰能救其婢使奴差之苦也然漢家之詔悠聽太留不償所值設遇薦饑於何得活豈善策哉故司牧能如柳宗元使臣得若鍾化民多方設法完彼親人皆合禹湯之

欽定康濟録　卷之四　十六　鉛章堂藏

心無愧孔子之教矣。且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仁政之所首疾也。可使見之於世乎。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聖賢之憂民如此。此父母孔邇之歌所以流傳於盛世哉。

二憐初泰以大撫綏

漢龔遂　光武詔
後魏崔衡　唐代宗詔
李栖筠　張全義
宋富弼　蘇軾
朱熹　元成宗詔
明太祖詔　鍾化民

漢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帝命龔遂鎮之。遂曰民困饑寒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耳。夫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乃單車至府悉罷捕盜令。但以執田器爲良民。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由是吏民富實而盜悉解。

謹案 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也。使太守必欲勦除盜賊

以清四境。不但不能使之安。必將迫之亂。今念煢煢赤子。饑餓使然。衣食足而禮義生。惟務農桑。富其一郡。較之血我干戈。腥我天地者。霄壤矣。

光武帝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

謹案 瘡痍初起。調護無方。必死無疑之症矣。光武知之。以往歲災傷。特命賑給。且勉二千石不可失職。大得安不忘危之道哉。

後魏 崔衡爲秦州刺史。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修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

謹案 崔衡既可倣而行之於魏。後人獨不可效而施之於世乎。盜賊悉除。農桑得盛。龔君妙法。原在人間。人自不能則耳。好大喜功者。徒自誅求於不已。豈良有司哉。

唐 代宗元年十一月。制。逃亡失業。萍泛無依。特宣招綏使安鄉井。其逃戸復業者。宜給復三年。如百姓先貨賣田宅盡者。宜委州縣取逃戸死口田宅。量丁口充給。仍仰縣令親至鄉村。安存處置。務從樂業。以贍資糧。

謹案 逃亡失業。不能撫綏。還鄉無倚。復又他之。烏知其

不爲盜也。今既各有處置。人民樂業。泰階將起。是安民適所以安已。富民卽所以富君。非美詔歟。其握要處在處置樂業。以贍資糧。尤見深恩。

代宗時。李栖筠爲浙西觀察使。屬師旅饑饉之後。百姓流離。講誦之徒數年竟絕。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南褚沖吳郡何員等。超資授官。爲學者師。身自執經問疑。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

謹案。禮義者。經國之大典也。豈因饑饉之後。可廢而不講乎。李觀察特爲之整理。誠得聖人教之之義矣。不大有功於名教耶。

僖宗光啓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薦經饑饉。饑民不滿百戸。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戸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隣里有無相助。比戸豐實。凶年不饑。遂成

富庶焉

謹案 兵火之餘尚能富足太平之世何事凋零乃知世有治人實無治法在上者能如張公之招撫流亡勸之樹藝誰不勇往耕耘互相賙濟乃知一人之鼓舞關係萬姓之豐盈何以後世之官但知自富不知富民此凋零之所由來耳苟能以富己之圖維變而為富民之善策要亦無有不富者矣後來屈指誰可並驅

宋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俱徙京東既以救濟至次年麥熟於是各計其路之遠近授糧使歸生全者五十餘萬人

謹案 家不歸無以安其身糧不足無以資其歸富公計其遠近授糧遣歸不使有窮途之窘始也救之生終也給其歸始終相濟故能位極人臣而名垂萬世也

蘇軾論積欠狀臣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官吏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鎖在身求死不得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如虎昔常不信以今觀之殆有甚焉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又甚於水旱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

謹案 催欠於麥熟之際以致居者日以擾流者不敢歸

蓋些少之收還官則仍然舉家枵腹救口則目前鞭撻奚辭是饑於年者可救饑於官者難逃昔邵康節有云寛一分小民受一分之賜凡爲司牧者當以撫恤黎民爲首務催徵國課固不可緩第必揆時度勢審知現在之情形勿以荒田災累之窮民認作頑戸抗糧之百姓庶幾政無刻厲而寛厚愛民之意乃行

朱熹疏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夲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夲年倚閣夏税悉與蠲放其上三等人戸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伏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税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

【謹案】名賢之爲百姓甚於自己之爲一身眞誠懇切無所不至文公以民之貧者念其困苦而赦之民之稍可者念其救荒而帶徵安富救貧畧不稍遺豈易及哉

【元】成宗大德三年正月詔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災已嘗蠲復賑貸尚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税以十分爲率量免

三分◎五年詔各路風水災重去處今歲差發稅糧並行除免貧乏缺食人民之家計口賑濟乏絶尤甚者另加優給其餘災傷亦仰委官省視存恤

謹案人君恩澤能於百姓有加無已正是培植元氣之處誠足為撫綏兆庶者之法守也矣

明太祖洪武十年九月勅中書省去歲浙西嘗被水災民人缺食朕嘗遣官驗戸賑濟今雖時和年豊念去歲小民貸息已重既償之後窘乏之猶多今賴上天之眷田畝頗收若不全免舊年被災之民今年田租不足以甦其困爾中書其奉行之

謹案太祖以窘乏猶多四字存之胷中則免兩租之念已勃然而不可遏矣非履安思危視民如傷之至歟要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祖宗培植於前子孫保護於後權宜斟酌計出萬全是誠至治之要道也

神宗時巡視河南御史鍾化民疏中有云臣毎至粥廠流民告稱一向在外乞食離鄉背井日夜悲啼今蒙朝廷賑濟情愿歸家但無路費又恐沿途餓死臣體皇上愛民之心令開封等處查流民願歸者量地遠近資給路費給票到本州縣補給賑銀務令復業據祥符縣申報共給過流移男婦二萬三千二十五名

【謹案】鍾御史救民。不盡善盡美。則不肯止。假如窮民雖有路費。而不補給賑銀。歸無所望。未免逡巡。今聞有此口糧。先有所籍。生計得以徐圖。故歸而恐後者多矣。立法不可與富鄭公後先媲美耶。

憐初泰總論曰。既荒之後。如病初起。不能撫綏。再加勞困。是不死於病篤之時。而反亡於初愈之日矣。不大為可歎哉。麥熟矣。旦夕可免啼饑之苦。有麥則然。蠶畢矣出入可釋無衣之歎。無絲則否。故小民有些須之蓄。尤不可有耗散之端。倘若徘徊岐路。歸計無從。劫掠相侵。空囊如洗。或追呼逼迫。或禮義罔知。不仍如遭倒懸之苦耶。於以知歸流也。弭盜也。停徵也。教養也。四者皆仁政之大端。撫綏之急務。自漢唐以至元明。莫不各有善法。所當急效者也。纔履豐年。方臻熟歲。可不體民心。上承天意。以固我金甌哉。雖然若弭盜而不歸其流。則劫奪之患不息。教養而不停其徵。則妨民之困不除。農桑何由得盛。學校何從得興此又相因而為用者也。缺一不講。烏乎可哉。

三必賞罰以風繼起

齊桓公　齊威王
漢武帝詔　郭賀
南北朝沈演之　唐德宗詔
宋哲宗詔　孝宗
潘濱　元徹里不花　張士宏
明劉鑒　周孔教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至此耳

謹案賞罰者朝廷之大權。明決者經綸之妙用。兼其權則必善其用。倘聰明周徹而裁斷之際。不能不瞻顧遲回揆之上理究非所宜所以善惡在前已灼見其根柢

務即用其激揚賞罰嚴明而四方風動治國之要莫大於此

齊威王語即墨大夫曰子令即墨毀言日至及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賂吾左右求助也封之萬家邑語阿大夫曰子令阿譽言日至及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是子賂吾左右求助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自是莫敢飾非而齊國大治

謹案威王之賞罰明齊國之萬事理可見愛民者不可以不賞不賞無以酬既往飾非者不可以不罰不罰何以戒將來救荒者誠能體此意以用人則得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道矣

漢武帝元鼎二年詔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東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謹案分人以財謂之惠惠之及人能生人於垂斃則功亦不小矣故凡有功於饑歲不敢望報者君子之存心必有以報之者朝廷之大典至若小民尤爲善舉可不上聞乎

明帝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黻黼冕旒。勅行部去幨帷。使百姓見其容。以彰有德。

謹案　盛矣哉上之所賜也。他孰知之。有不自反者歟。昔魯恭有云。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天祐之。君寵之。民戴之。史載之。衆美備於一身矣。胡為乎不以善政為先也。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東土饑。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所在演之表曰。宰邑數政。必以簡惠成能。治職闡治務以吏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叔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道眞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初被水災之時。餘杭高隄決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屹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

謹案　有功不賞。吝惠不施。淮陰之論項王。婦人之仁耳。其何以濟。演之特舉二令。宋帝賜穀千斛。名垂後世。不可為勵衆之曠典歟。後之勤於民事者。幾縣受穀千斛者幾人。甚可慨也。

唐　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

大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勲員外郎竇申等十人潔已貞明處事通敏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嗚呼弛張係於理不係於時升降在於人不在乎位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義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謹案　堯舜之時雖有水旱之災不聞有溝渠之死者要在得人而理蓄積有備耳今此詔加意於賢良勉郎官於撫字非握要之典耶

宋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詔河北賑饑諸路恤流亡官吏有善狀才能顯著者以聞

謹案　世豈無才乎特患有才而不能知耳或為小人之所蔽或在草茅而無聞即有伏龍鳳雛不得司馬徽而薦揚之能致魚水之得歟此詔有才能者令舉以聞人惟恐才之不見用於世矣何遯跡之有

孝宗淳熙八年七月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饒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常平朱熹賑糶◎丙辰詔縣令有能修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謹案　賢者賞之不肖者罷之又出庫錢令朱子賑糶且詔監司郡守各奏修舉荒政之員天地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孝宗非身體而力行者哉
潘潢覆積穀疏內有云。凡境內應有圩圻壩堰坍缺陂塘
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倘壞久不修。修
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為不職。從實按劾施行。遇該考
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為民興利。如史起漑鄴。
鄭國開渠之利者。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
多寡。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
謹案 世之有賞罰。如門之有樞機。賞罰不行。如樞機壞
矣。尚能望其啓閉有時。而足以衛護多人耶。潘公此疏。
歷歷指出如是者當罰。如是者當陞。誠得樞機之妙者

矣。
元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宏等言。朝廷政務。賞
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不迭兒竊位
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
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
輕重。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
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
宗嘉納之。
謹案 大舜用九官。誅四凶。德被天下。而功垂不朽。後人
可不法之以圖治歟。御史以賞罰為先。文宗嘉之。孰謂

非紀綱振擧之朝哉。

明 孝宗弘治十年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鑑。前在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歳荒歉。州民頼倉糧存濟者甚衆。請加旌異。上曰。鑑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爲民牧者。

謹案 知州之賢。巡按之奏。孝宗之賞。皆得報功要法。可以勵繼起。但其在任之時。其竭力圖維預備倉糧。潔己愛民。不聞上臺奏請。直待餘惠及民。而始邀天眷。其初之蔽賢者。非奸佞而何。

周孔教撫蘇時。有云。大司徒保息萬民之政。既曰恤民。又曰。安富。大率民不可以勢驅。而可以義動。故民有出粟助賑。煮粥活人者。上也。有富民居賈。趂豐糴穀。歸里平糶循環行之。至熟方持本而歸者。次也。有借粟借糧借牛於鄉人。待年豐而取償者。又其次也。凡此之民。皆屬尚義。於此權其輕重。或請給冠帶。或特給門匾。或給以賞帖。後犯杖罪。子孫皆可准折。皆所以獎之。而不負之也。此在會典及累朝詔旨。俱有之。有司所當急行者也。

謹案 夫子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可見信爲治國之本。救荒者。饑時頼之以救民。事後豈可置之而不問。周君序三種救荒之人。急宜表彰。綱擧目張。斯爲得信賞

必罰之道

必賞罰總論曰。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多列報功而罰罪不載。非謂不職者可以寛其罰。蓋不待事畢早已逐而汰之也。此即范仲淹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意耳。昔高澄問政要於杜弼。弼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時有聞弼之言者。大說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故明於致治者。無不以二端爲大務也。漢唐之典。宋元之事。盡列於前。彰彰可據。至劉鑒之不賞。即賞者蔽賢者之罪也。周孔敎之欲奬尚義者。勵衆之道也。乃

知災傷之際。不有賢良建策斡旋。解民倒懸。出之湯火。孰與活垂斃而生餓殍。禮記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報功其二也。可見賞罰者。致治之大典也。而可忽乎哉。不特此也。城市鄉村。若有孝弟節義之人。或敦倫。或濟世者。此亦天地之正氣。人間之儀表。安可不一併表揚。以彰有德。果能若是。是無往而不以唐虞之治治天下矣。國有不治。社稷有不安者哉。

四　籌匱乏之以防薦饑

漢景帝	張敞
南北朝齊何敬叔	唐劉晏
宋范純仁	蘇軾
中書省言	朱熹
毛鼎新	明陳智伯
朱英	鍾化民

漢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

謹案　救荒如救焚。惟速爲佳。使價稍高則觀望者多。後今裁價而招民。人必勇往向前。可謂納粟救荒之善策矣。何匱乏之有。

宣帝地節三年。京兆尹張敞上書。國兵在外。田事頗廢。素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

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左馮翊蕭望之駁議曰。今欲令民納粟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戸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今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謹案 無辜之民。困之以賦不若令有罪之人贖之以財出其情愿輸其當然寛一人而生數十人之身命通變之方莫妙於此况狡猾之民。得安其生四方安樂民皆改行從善所謂禮義生於富足此際轉移眞不費之惠矣可勿行哉。

南北朝 齊 何敬叔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税

謹案 一人受汚四境得食。非智者能之歟。然其汚也易釋其智也實深。君子曰潔已愛人莫敬叔之若矣

唐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戸口滋多則賦税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暘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

須若干斛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斃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戸口蕃息

謹案　大學一書劉晏能熟讀有德有人一節行之事而見諸政其後除劉公之外凡理財者或急急於徵求恤災者且遲遲而賑救不知國之與民所係甚重偶有偏災即為救濟務使民有安全之樂而無困阨之憂則誠仁主愛惠子民之至計矣

宋　范純仁知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植桑者純仁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視罪之輕重按所植榮茂與除罪

謹案　愛民之人罰之者即所以益之也開一面之恩錫自新之路與蒲鞭示辱醇酒強人同一意耳况瘡痍初起尤當以此為法

元祐間蘇軾守杭嘗於城中創置病坊名曰安樂坊以僧主之仍請於朝三年醫愈若干人乞賜紫衣度牒一道復買田歳收租米千斛資之軾還朝近臣有以黄白金為餽軾恐却之以拂故人意受之則傷廉乃悉畀於杭用助買田而以書致謝意

謹案　東坡此舉即劉凝之受餉分給之意也人不我拂

德及萬民一舉而數善備焉嗟夫東坡行之於前以救疾疫今人何不踵行於後使災民得所養耶

孝宗興隆間中書門下省言河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謹案 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此二語鼓舞天下救荒捐納之人眞妙語也一種愛民深心沛乎筆底宜榜示四海以爲捐納者勸

朱熹奏內有云湖南江西旱傷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官勸諭富室如有賑濟饑民之人許從州縣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特陳夔等特補合得官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爲勸諭

謹案 聖賢之心豈爲捐粟者計實爲阻饑者謀若荒而令之捐熟而遲其授適有不足再欲舉行其誰我信左傳有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也

毛鼎新黄岩人授浙西提舉茶鹽司準遣改常平司準遣其長有欲獻羨餘四十萬者鼎新力爭以置社倉

明 陳善曰鼎新此舉不啓君上之侈心而於民有德且俾其長免言利干進之咎一舉而三善具焉

明宣德末。永豐饑。亂民嚴季茂等千餘人就縛。布政陳智伯謂脅從者衆。不可槩令瘐死。倡捐俸爲粥賑之。奏報決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悉令詣官自告。諭之曰。果若人言。下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若能出粟濟饑民。當貸爾。衆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

謹案富民遭官。一審家資盡入吏胥之手。饑民其有濟乎。陳公使之出粟活人。眞上智也。窮黎被脅而從。情有可矜。富家向賊。求生於理。可恕。處之悉當。非秦鏡歟

成化間。朱英巡撫甘肅。尋總督兩廣。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餘萬。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公先後督撫積羨。撫民功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

謹案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非以積羨濟之。而能然歟。在甘肅在兩廣莫不以積羨撫民。且弗自薦。心何純也。較之獻於天子而邀榮遇者。天壤矣。

御史鍾化民疏內有云。積儲之法。在民莫善於義倉。在官莫善於常平。中州常行此法矣。但官府之遷轉不常。倉庫之廢與不一。然眉則急。痛定則忘。豈有濟乎。臣令各州縣查將庫貯糴本及堪動官銀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

價以糶設遇災荒先發義倉義倉不足方發常平不必求賑在在皆賑恤之方無事發粟年年有不費之惠也昔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歩帶甲百萬無粟不可守也倉廩既實奚憂盜賊哉湯音商湯池者水盛之池也

謹案燃眉則急痛定則忘圖治之所切戒者莫大於此若饑後而不爲之備又何以長享昇平世稱郅治乎所以村村有儲處處有倉則民殷富而水旱可無急迫之憂

籌匱之總論曰年運之荒歉實無常也而窮民之待哺情孔亟焉偶值無年必多匱乏苟不設法補足社倉不猶生之於東隅而窘之於西榆乎用集其四以備採擇一曰捐職二曰贖罪三曰用羨餘四曰假餽納勸分未嘗不妙但恐難言於既輸之後耳捐職如景帝之裁酌宋孝宗之諭義深得鼓舞之方朱夫子則又論之詳而勉之至是法可勿行乎贖罪張敞所論千古嘉謨免一人之死救千百人之生豈蕭望之所能及哉法亦行仁范忠宣陳智伯又爲之最矣以羨餘而備荒者則有毛鼎新朱英之可鑒將餽納而賑救者則有何敬叔與蘇東坡之可憑皆潔己愛民之君子何皆莫之法也若使理財者能如劉晏籌社倉者能如鍾化民尚有燃眉則急痛定則忘之誚乎古昔三年

耕必有九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以籌匱乏於
豐年不使民間有災荒饑饉之苦耳。仁哉聖心。典制所垂。
抑何惠民深而憂民之心更如此其懇摯也耶。

五尚節儉以裕衣食

唐堯　齊晏嬰
漢杜詩　羊續
南北朝孔奐　唐高祖詔
褚遂良　宋寇準
麗籍　元尚文
明太祖詔　海瑞

陶唐氏帝仁如天智如神就如日望如雲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墻室屋不堊色。音惡白土也 衣履不敝盡不更為也。

謹案人知聖人之儉乎心乎萬民。不但不以金玉錦繡為貴亦無暇及於此也。隋文未嘗不儉。閉粟吝施不知君民一體之理。猶鷦鷯而學鵬飛不能彷彿於萬一耳。

〔齊〕相晏嬰。字平仲。今山東萊州府人。嬰以節儉重齊。一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

〔謹案〕晏嬰齊相也。蕭何漢相也。一衣食之儉也如此。要亦無恒產之足治矣。後世美嬰而不美何者。嬰能儉以及人。而何但知為子孫計耳。

〔漢〕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仕郡功曹。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謹案〕為政而以母稱。其惠之及民也可知矣。身崇節儉。農務為先。以致比屋殷足。較於分俸及人者。更握其要。吾願愛民之君子。皆以杜公為法可也。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拜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親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郡內驚竦。莫不震懾。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

斯而已。

謹案 力挽頽風。人之所難。與祖閒行入郡。矯其故弊。舉緼袍以示使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名垂後世。較於富貴一時。歿則無聞者遠矣。

南北朝 孔奐字休文。晉陵守。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即分贍孤寡。一郡號曰神君。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氊衣。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謹案 孔君之儉素。必欲百姓足而始自享其溫飽。則無時無刻不以窮民爲念矣。其分俸也。在所必然。氊衣之惠。徒增其歎。今之爲守者。對孔君而果能無愧歟。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於懽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沉湎之輩。絕業亡貲。惰窳音與之民。騁嗜奔慾。方今烽燧尚警。兵革未寧。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趨末者衆。浮冗尚多。肴羞麴糵。重增其費。救敝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酤。

謹案 人情多縱。知流而不知節。知放而不知檢。欲倉箱之固也。得乎。一遇飢年。仍爲餓莩。此詔令官民盡斷屠酤。誠得節制嗜慾之道矣。

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諫議大夫褚遂良對曰。雕琢害農力。纂繡傷女工。奢

靡之始恣縱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謹案 奢靡之始恣縱之漸天子且然而况小民乎倉箱朝盡困窘暮乘非死卽流勢所必至可不知所以節之哉褚公之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不察也

宋 寇準字平仲渭南人眞宗朝拜相決策成澶淵功寢室一布幃二十載不易封萊國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北使至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譯音亦卽今之通事也

謹案 清介而爲外邦之所慕豈他人所能及哉此堂吏之例簿謝門生之三策皎皎素風可規天下此枯竹生筍而竹林祠之所由起也可云生無樓閣地死有竹林祠

仁宗時右司諫龐籍奏曰臣昨在太平州界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等狀稱諸鄉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暴乾摘去翅足和野菜煮食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粮米每歳六百萬石至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飢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草子封進望宣示六宮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

謹案　龐公之論節儉欲先君而後民由宮廷而及國誠得爲治之本民之所輸若彼所食若此不深爲可嘆哉是故聖君愛民必使六合咸享豐盈衣食克足猶不敢少有崇侈以自奉也此粟紅貫朽所以稱文景之盛治耳

元　成宗大德九年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售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售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擾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謹案　世之寶珠玉者多矣有能因珠玉而念及米粟以濟百姓者幾人賢哉左丞也照乘之珠不足以安社稷卞和之玉後復仍授他人何不寶米粟以濟蒼生永國祚而享帝王之福哉

明　太祖洪武三年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素絲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五年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

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謹案 有可用而不用謂之儉約有不當用而用謂之僭妄今民間僭妄者多非有司之過歟洪武三詔獨十四年令內尤多重農之意敦本而節入非深明治道者有此美政耶

海瑞知淳安縣時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驕奢無度每巡視郡縣所過供給費且不貲獨瑞供帳菲甚懋卿雖怒素聞其强項亦歛威去後擢主事抗章直諫剛正動於一時至萬曆十三年帝聞其名擢為南僉都一時京師自大僚以及郎丞無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景遊宴頓絕都人巷議比之包老復生

謹案 細閲剛峰之抗疏與椒山之諫章片言隻字皆非他人所敢道也一種忠君愛國之心溢乎筆底不知其有身矣遑惜其他痛哉椒山黨不測剛峯得善終者反側之徒已去故也其清介之風足以衛民足以易俗非斯民之保障哉

尚節儉總論曰奢與儉較儉固美矣但儉而不能有益於人見法於世不因吾儉而去其奢或惡其奢而師吾儉此

卽於陵仲子之流矣烏乎取帝堯節於已而儉於世澹泊無為太古之風也唐髙祖明太祖皆躬崇節儉垂裕後人晏嬰以及海瑞諸君子儉以持已惠及親隣者有之富足斯民者有之名聞外邦者有之移風易俗者有之靡不因我之儉而有益於世者也可不則之以範斯民哉昔宋均有言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似乎不足多也故其廉使非於陵仲子之廉兼能濟人未俗頹風賴之而振始可稱有功于斯世耳白香山有云人民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故上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上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此至言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節者素為聖人君子之所重矣曷勿身以先之固萬姓之倉箱而為久安長治之道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六敦風俗以享太平

魏西門豹	漢文翁
明帝	仇覽
隋帝公義	趙煚
唐太宗	徐有功
宋沈度	朱熹
元仁宗	明太祖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夫鑿渠引漳水灌田以蘇民困俗信女巫歳為河伯娶婦選室女投河中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大巫又報河伯即呼吏投之群巫驚懼乞命從此禁止

【謹案】利不興則民無以豐衣食害不除則人何以安室家有一於此太平何由得享今西門豹之為鄴令也引

舎章堂藏

漳水以灌田。溺太巫而救女。是拯民於陷阱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者矣。惡俗頹風。有不爲之煥然一新歟。

漢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廣仁愛。好敎化。見蜀中僻陋。有蠻地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敎化大行。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謹案人之禮義廉恥。四維也。使無學校敎誨。將不知四者爲何物矣。何由而大其德業。享其太平。文翁施仁愛而廣敎化。不特蜀中爲之一新。天下後世皆爲之感動。故學校之官。雖建於武帝。而實由文翁始。其有功於名敎。不亦多耶。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後宮親屬。槩不重用。以是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戸口滋殖。

謹案勲業爛然。光照天地。必從古今典冊中來。則致治之道。舍經書禮樂之人。其誰與歸。惟文帝首重斯文。不

用國威而循良疊見若郭賀宋均劉平諸君子之美政彰彰青史則之而可以惠民可以到治凡欲廣敎化美風俗者曷不以明帝爲法哉

仇覽一名香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驚曰守寡養姑奈何欲致子於法其母遂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以大義卒成孝子邑令王渙曰不罪陳元殊少鷹鸇之志覽曰鷹鸇不如鸞鳳耶

謹案 革人之面不若革人之心置人之死不若救人之生王渙能以王法坐不孝仇覽獨不能以嚴刑治逆母乎覽則不然躬行勸化使嘗天性慈者慈而孝者孝不特陳元思報劬勞之德而閭邑無不動孝養之心有恥且格末俗一新是王渙欲爲其易而仇覽獨任所難鸞鳳鷹鸇之喻不信然乎

隋 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所決斷十餘日囹圄空後有訟事應禁者公義即外宿人問故曰忍禁人在獄而我獨安寢乎自是州人感化以訟爲恥

謹案 無謂末俗之難移也上果有愛民之官下斷無不化之民於公義見之矣訟之爲害也結深仇費錢帛起奸偽隳事功不一而足人情由此而惡薄風俗何由而得新今辛公以淸獄之德外宿之誠感動愚頑州人悉

以訟爲恥非古之遺愛歟。

趙煚（音景）字通賢爲冀州刺史市多奸僞煚造銅斗鉄尺置之肆間百姓稱便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盜田中蒿者爲吏所執煚曰此刺史不能宣化故耳彼何罪也慰諭勸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感泣過於嚴刑。

謹案 夫子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何若以德禮化民使其有恥且格之爲美哉趙煚知其然作僞者制器以防之爲盜者載蒿以愧之不尚嚴刑峻法惟期教化風行奸詭有不爲之易轍耶。

唐 太宗卽位之初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常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多愁苦則易化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覇道蓋欲化之而不能也徵又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云漸澆今民當悉化爲鬼魅矣帝從徵言

謹案 太公之封於齊也五月而報政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不咎隨其上之所導耶德彝烏足以知之不數年太宗之教化大行非風俗之一變乎甚矣魏徵之言彰彰有驗也於以知忠厚存心者未有不獲忠厚之報也。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參軍不忍杖民人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時武后聞知授有功爲刑曹數犯顏敢諫持平守正報據寛罔當與太后反覆辨論太后大怒命拽出斬之有功廻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太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之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八授一子官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尾而勿驚觸龍鱗而不懼者也

謹案　一人貪生千人立死有功寧犯顏而辯枉不因將斬而易辭仁愛與直節並行執法者則之何失入之有

宋　沈度字公雅爲餘干令父老以三善名其堂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游民三曰獄無宿繫

謹案　聖人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官有善政民無不譽皆其良心之所發而不容泯者也田無曠土則家有餘粮市無游民則廛無曠業獄無宿繫則凶乏寛民三者備而民心得有不咸欣室治而興來暮之歌哉

朱熹知彰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歳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禁士女游集僧舍風教丕端

謹案亟民横征之苦導人儀制之間非以世道人心為已任者焉能及此文公先釋其困苦後敎其婚喪循循善誘風敎一新惜乎不令其久居廊廟大行其淑世導民之德意耳

元仁宗皇慶二年春三月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一曰惜名爵二曰抑浮費三曰止括田四曰久任使五曰論好事六曰奬農務本七曰勵學養士帝皆嘉納詔中書悉舉行之

謹案凡帝王能納善言美時政未有不享一統之盛而樂物阜民康之樂者也今仁宗詔中書舉行郝御史所陳之七事理之所當廢者則必盡去世之所仰望者又必盡興政敎一新人情踴躍沛乎莫遏無往而不見一道同風之治矣

明太祖曰朕嘗取鏡自照多失其眞冶工曰模型不正故也朕聞之惕然人主一心為天下型一不正百度乖矣可不愼乎

謹案模型正矣使用人不明理財未善舛錯其政亦難致一道同風之盛此聖經於二者所以特舉之而並重也明太祖以鏡自勵握其要道克愼克勤範我黎民非致治之主耶

敦風俗總論曰民之日流於汚下而不能享太平之福者人知之乎皆由未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爲重耳如父兄能以此而教子弟師友能以此而曉愚蒙在位者察其言行奬其淳良民惟恐身之不端而見棄於大人君子矣風俗有不敦者哉但異端不息則人心難正學校不興則敎化不廣孝弟有虧則人倫未備寃獄不申則明愼多慚是皆有負於一人而獲罪於天下者也嗚呼小民之焦勞初釋衣食方克若不身自力行格彼非心雖處於豐亨明盛之時恐亦變而爲頽敗委靡之俗矣不大爲可憂哉歷往哲溺女巫而毀淫祠者有人修學宮而幸辟雍者有

人敎以敦倫寧如鸞鳳力爭寃獄甘觸龍鱗心何仁而胆何壯也又有格民耻訟愧盗如刑不恃刑罰爲章程者非皆以善敎得民心力任移風易俗之仁人耶然民亦有以三善名其堂者益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信乎夫子之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厚其生復其性有不永享太平之福者哉

昌平坂學問所

欽定康濟錄卷之四　一冊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